雜著

西厓集 八

234.7
14-8

和16
號 2347
卷 14-8

雜著

主宰說

主宰二字乃治身養性之妙法自古論學雖多求其直指下手處不過此一語而已蓋人身只是一箇血肉然目之於視也明耳之於聽也聰口之於味也辨四肢之於動也捷於此有主焉心而已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中有主也和若有宰也大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無主宰之病也靜而為主則寂然不動動而為宰則感而遂通耳目口鼻四肢之用率皆聽命於此而無所間斷聰明睿智皆由是出

聖人之道如斯而已作主宰說

詩教說

孔子云興於詩又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詩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遠之事君邇之事父聖人之重詩教也如此後世之學詩者果能然乎其末流不過為滋艷浮靡之詞以眩人耳目風雲月露雖盈篋軸而詩教益晦其故何耶聖門之學莫詐為已不求於外如子貢因貧富之訓而得切磋之旨子夏因巧笑倩盼之詩而知禮之後於忠信至於聖人言詩則又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篇之旨其意遠矣以此觀之詩之言雖感興不一善惡殊途而莫非切於已也後世深於詩者惟程子觀其

不下一訓詁吟詠上下使人自得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攸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此不待名物解釋而詩之本意已躍如於前使讀之者不知手舞而足蹈聖人所謂興於詩者其是之謂也因以是推之凡經傳所引詩皆一意有言盡而意不盡者斷以詩結之不過一句半句而玩而繹之則意趣無窮令人油然而樂悅然而悟邪心廢意自不覺其消滌安用多言哉或問於余曰詩可以怨怨非君子之事猶可見性情之正耶曰其意深矣非淺見可到大人之所以為人者只在於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相親相愛之間而惻怛忠厚之意融

周流如草木之有生意如此不啻而有間隔子不得於父臣不得於君婦不得於夫兄弟不相悅朋友不相得則其所以哀痛傷悼不能自安於心而發之咨嗟歎息者其亦人情之所必至而天理之所當然若無顧念而乃曰彼為彼我為我恝然而已則是至親化為路人而人道息矣豈人之性情乎此乃佛老之學非聖人之教惟孟子識此意故以越人其兄彎弓為譬而曉公孫丑之惑真善喻也然怨而過乎天則至於忿恨則亂惟詩之言溫蓄敦厚自盡乎其心之至誠而無激發過甚之辭故聖人貴之謂可以怨若屈子離騷九歌九章等篇亦詩之遺意而至於抬生赴淵則甚矣然視世之自絶於君親而悖悖然不加欣慊於其心者不可同日而論也故朱子謂屈子之過過於忠而其論文詞亦曰馳騁於變風之末流其以是歟大抵道以中庸為至喜怒哀樂皆有天然之則過不及皆非正而均為失中斯理也中庸言之詳矣詩之教亦若此而已嗚呼精矣非體道之君子何以與此然此就一人言之聖人之意不止於此若論詩道之全則必也聖君在上以五倫之道建其有極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使天下之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得其理澤被天下而無一夫之不獲化行天下而無一事之不正人人各得分願董為太和熙熙皞皞而頌聲作瑞應至如麟趾之應關雎騶虞之

應鵲巢然後方為詩教之全嗚呼一民失所足以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足以知人民之困天下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相怨之詩多而變風起王道不可回斯豈易言哉聖人於此其所感者深矣噫

人才說

天下之大未嘗無才其中以功業自見於世者無幾隱而不見者何限楚漢之際群雄并起網羅豪俊以之馳騖經營於天下當時片長寸善宜無遺者然韓信擊魏豹問酈食其曰魏得無以周叔為大將乎是周叔乃韓信之所憚其才必有過人者其後擊趙趙若用李左車策則信亦不能勝趙信惟其心服故以千金募得至於

東向而師事之蓋自以為不如也及信取齊楚使龍且救齊或謂且曰漢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叛漢漢兵遠鬬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而降且不從而敗此亦必才智之士其言則乃李左車之策也惜乎史失其名其後三人者皆泯沒而無傳蓋以此觀之則當時天下懷才抱道韜光鏟彩於窮山長谷之間而為世所棄者豈止此三人古人所以汲汲於求賢而猶恐弗有遺賢者良以此也韓子云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真知言哉

知行說

聖賢之學雖重於行而先以知為貴雖萬行而知未至則未免為習不著行不察謂之善人君子則可也終不足以通微而詣極也孔門弟子德行如閔子伯牛仲弓然一貫之旨孔子不以語二人而獨呼子貢而告之蓋以二人雖有至行而知不足以與此也孟子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庶惠之不能時中如孔子非行優不及正是知處不能知孔子故耳易曰知止止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是聖賢貫終始通本末不過曰知而已然古人之所謂知者真知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也聞非得於道聽者也今之掇拾於言語文字之末論性論理自以為知而略無干涉於心身者皆德之棄而孔子之所謂佞者也以此為知奚啻千里

知行合一說

王陽明合知行為一力說未不子之說其意忍公何知行之說自傳說始所謂非知之難行之艱者是也中庸以知行分三等生知學知困知為知已行為行其說又加詳矣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然則孔子固不以知行為二矣大學格致為知誠正修為行雖一而二二而一一是行一人較分明程朱說有未盡有可商酌斷斷乎一不可易王氏心未嘗不

說必欲合之而不知何也誰王氏之學蓋德性
之外驗於是一以本心為主凡所言心誰求其
行蓋矯枉而過直者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
思仁在其中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着己而已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耶學者要思得之
了此便是徹上徹下此與王氏之說意則相近而立言
平正無新奇劉立之所此固程子之言而非王氏之所
及也

釣名說

往在隆慶戊辰間　上新即位崇獎儒術當野諸先名
蒙拔擢於是一時之士爭自砥礪紛然向學庠序閭巷

問非程朱之書不讀心經近思錄盛行於世既而耆先
淪沒時尚漸變而前日所謂向學之士漸以日怠不能
繼初心其間或有假此名以進而未免狼狽於末節為
流俗所嗤罵世遂以心經近思錄為釣名之餌至於近
日則絕無學習者聖賢垂世立教之書幾於全廢良可
歎也然此非二書之教使然也乃假此嫁利者之罪也
譬之布帛菽粟人之所資而出者不可一日無也然爭
奪之禍由此而起有人於此患其爭奪也乃曰無布帛
菽粟大盜不作欲捐棄機杼破壞耒耜率天下以不耕
不織絕生人衣食之原吾恐盜未及止而人之類先滅
也今患人之釣名而欲廢心經近思錄何以異於是大

抵教化之本自有所在作人之具不專在書今欲言之其說甚長大學序朱子之論備矣汝益歸而求之無惑於流俗可也丙午初夏書示禊兒時禊求學心經乃余近所未見有感于心而不能無言

乾元亨利貞說

程傳以元亨利貞為四德本義以為占辭蓋傳乃孔子之說而本義謂文王之意二者當何適從易之為道廣大悉備無所不該象不外於理理實具於象解者即象而明理使人體之行事而不迷於吉凶之塗所謂器亦道道亦器二之則不是乾者天也天具此四德故有此象而因有此辭耳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利者宜也貞者正也若乾無此德則何自而有此象有此辭占者亦何自而得大通利於貞則何所不宜閱卦以此觀之則文王之易乃孔子之易本義雖主於占筮別為一說而要不出程傳範圍之內今之議者欲主本義而謂程傳可廢所謂一瞬人面前不得說夢

見群龍无首說

龍而元首則不成為龍因之象也而言言何也蓋非元首也有首而人不得見是龍之神惟其變化不測元在於首也世人言此譬如人之一身元首輒為氣所數蓋與人見性首之義相

近乾之六爻皆陽故謂之群龍六爻中變之而為陰則為
群龍而不見其首之象以人言推之則以聖人之德居
帝王之位不自以有其德不自以有其位猶之以柔遜抑
親臨天下之象堯之溫恭克讓舜之好問察邇禹之不
矜不伐湯之接下思恭文王之小心畏忌此皆文武亦以聯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至於屬萬邦
之尊下於匹夫容其加己而不驟其為元首也大矣以
常人言之聰明才辨而聽於至愚憲以下人亦同一義
安得不言

山城說 丁酉冬

昔唐太宗欲征高勾麗問計於群臣皆曰高麗依山為
城難拔其後契丹欲擊高麗其臣諫之曰高麗為捿
山城大軍往征非唯無功恐不得自還以此見之則我
國自古保境禦敵皆以山城為利敵人之所憚者亦惟
在於山城也兵法先據高地者勝孫子亦言敵居高地
則避而勿攻其意可見也蓋地形得失於兵家勝敗之
數最重未有失其地形而能濟者亦未有得其地形而
陷敗者以今觀之我國郡邑凡山勢稍斗絕處無不有
古城基址一邑或二三處多者五六處是知自三國以
降以及高麗爭戰之際不但郡邑之居必據險地雖村
落民居處處保險置公私積畜於其中敵來則清野入
守敵退則下山耕種實保民守國之長策也此事鄭圃

隱於金海山城記備言之嘆其時不修山城先賢之為世慮遠矣國家昇平二百年狃安忘危不講於城復于隍為生亂之先於是四境郡邑雖棊布星羅而觀其城池則悉皆下就平地頽廢已甚無一據險之處識者之憂非一日矣至辛卯歲朝廷憂倭寇將發　命修兩南城子而板築草草且所修皆平地之城不聞有謂山城之利如鄭圃隱之先見者良可慨也山城之利在古固然至於今日禦倭尤不可不修蓋古之侵我者不過壯勇與南倭而勇之長技在馬足倭之長技在短兵我在城上以弓矢制之而有餘矣今則倭用鳥銃及遠之力十倍於弓矢凡圍城必先環視城堞高卑濠塹淺深得

可入處於是數千鳥銃向城亂放彈丸雨集於城堞城內守卒方且鼠伏膝行不敢出頭況敢禦之耶他賊棄勢直進以木石草束亂投填濠高傅城齊頃刻陷城亂初賊陷金海丁酉陷南原皆用此術嗚呼今之倭非昔之倭也欲禦此獨有山城耳山城孰何人不能察以山城為無益也夫山城居高臨下倭之長技到此盡失雖有鳥銃不過向天而放力盡即墜不足以傷人此一利也土山雲梯無處可施城中動靜終不得窺此二利也倭雖勇悍善於突闖自山下攀緣而上才近城下喘息氣竭我軍則心閑氣定隨賊所向而應之只以大石滾下而彼無不斃潰無如我何此三利也其利害曉然如此又擧

一事，吟親見者為證。壬辰之變，千里風靡，無遮截賊鋒者，黃海道黃州有士人李思林者獨率其里光弼男婦四百餘人，登蒜山設寨守之。其山不甚高險，在廣野大路中，形勢聳起，如蒜故名。思林前率皆農民，無弓矢器械，但多聚大石以待之。時賊酋在排毛巷與蒜山距數里，夜則火光相照，其近如此。而思林不為動，賊屢至攻圍，近寨數十步，山上人發石，聲振山谷，賊輒摧敗而去。既而平行長以萬兵來圍山下，終日相對，不攻而退。自是思林之軍與賊憤心，膽益堅，令數人登高候望，寨中人下山樵採耕穫，自如又久則於寨內選敢戰能走者，有時乘間突出要徒來之賊，掠奪牛馬以餉其軍。

自六月至明年正月，天兵擊破平壤沿路賊，而盡撤歸，後始下山。是時他處避亂之民多不能全，獨思林寨內人無一被兵，而死者甚後。權巡察慶尚州之捷，亦以先據山上，故耳。賊既敗於尚州，憤甚，合諸陣倭，皆列指出血為誓，期必報慶閒之。懼甚，率尚州就都元帥金命元于臨津。余在南大坡聞之，遂登坡，州山城以為其城當大路西下之衝，而孤起突出無他對峰，可以據守，便權巡察與巡邊使李贇合軍守之。三十餘日，倭果從京城大道擺撥軍，比日退走渡江，而無人色。曰：後子大至矣。日向已午，間倭衆憑衆於山城數里外，廣灘邊邊，細不進。未時無故還軍，不攻而去。當時人皆幸且壯之。數年後

南方湿降倭一人乃曾在永城出攻真倭言辛州雖險山腰頗平有巖石可避矢人石故力攻見敗城州山城乃土山無隱身處徒多殺士卒故不攻而還又余見降倭呂汝孝者亦言莫國中亦多山城若敵兵先據之則法不進攻惟積日圍守坎待其粮盡云此非其明效大驗耶凡戰守相資不可偏廢然必可守然後戰未有不能守而能戰者今我國之議徒費於戰欲以疲殘之卒與強敵爭一朝之命而守為大禁以為厲民誤國誠未知其何見也然於此又有一說敵之強弱古今有異而戰守之形難易頓別古人所等山城今多不可繕修而用之若不知改圖而惟古之從則殆無異於刻舟求劒也蓋為城必擇形便之處而擬之所謂形便者何也敵所必由而我所必守者是耳薛書如作防隘水必置於湍激衝悍之處然後乃可若洞泯散流利害不關者則徒勞而無益為城亦猶是也今觀古城往往多在深僻隱蔵之地斯乃避難之計非控制之謀此其不可用者一也城以堅小為貴若大濶則費衆而難守古城沿山起勢高不滿數尺而包絡岡巒被此懸遠旗皷耳目不能相及消帥號令不即相通此其不可用者二也紀效言云城外若有土對石墻房屋不即毀撤賊來依其中而矢石不施為不利之城若山城則尤當童童凡四面無峭木無巖石賊不緣所隱伏而從城上

轉石如拔上走九知此之地方為天險今世之人不知
此意但不勝其忌賊而已殊見山林深密崖石嗆
呀則疑賊不能入乃曰此誠險地可守嗚呼誰知所謂
不險者真險而所謂天險者真不險耶如此之地得以
自蔽蔵伏蔵匿知謀鼠竄逶迤漸進如蛇蟠城上人既不
能詳知賊所在暗發矢石皆為林木大石所遮蔀不能
中賊或於昏夜一賊棄盧戴門一處驚呼滿城皆潰如
郭趙守黃石山城正犯此忌惜李陵有忠義之心而不
察於兵勢以至此此後攻山城者動以黃石立幟其然
豈其然乎自古兩陣相對爭衡猶不可一日而無守如
云守白馬之津據飛狐之口塞成皐之險以示天下形

勢三處既固則天下形勢不在楚而在漢矣至於守國
先務尤在於此所謂庾之下陽秦之潼關蜀之劒門百
濟之白江安峴重乎不重乎失之而如何得之而如何
監古撫今可為寒心若謂捨此別有奇策可以得邦可
以安民則除升天入地不可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孟子曰尋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
是可為也聖賢之訓必非欺人嗚呼亡羊補牢失馬修
厩往者不諫來者可追今能言之士多矣先哲一得誠
無所容喙於其間只緣為國惓惓之誠不能自已偶記
一二為說後必有是吾言者非所望於今之君子也噫

大學一部從頭至尾皆格物致知也其要在一止字意當止於誠心當止於修以至家止於齊國止於治天下止於平君止於仁父止於慈子止於孝朋友止於信此其大者就其小者而論之則目止於端手止於恭聲止於詩之類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非有所當止著大學所謂格物致知惟欲知其所止而止之耳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艮者止也與夫有終始之義合

中庸言孝

中庸言孝處甚多不可遍看其說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上文但言孝忽言郊社禘嘗又衮說到治國何耶游子引禮記惟聖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又讀西銘曰以中庸之義嗚呼盡之矣

學以思為主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肅乂哲謀非思不立在五行屬土金木水火土氣無不在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思為主故處其中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聖賢之學專以思為主非思則口耳之學雖多要為今有人口誦五車書問其義則實然莫知者無他不思故耳蓋思字從田從心田者耕治之

義人能耕沿心田如農夫之去莠苗穀則心由是正意由是誠惡念退聽而天理自明矣猶一之學如斯而已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精誠之至也斯又讀書致思之法也思之為義大矣哉

讀書法

凡讀書不可先有註解且將經文反覆而詳味之待自家有新意却以註解參校庶乎經意昭然而不為他說所蔽若先看註解則被其說橫吾胸中自家竟無新意矣

象山學與佛一樣

庚午辛未間余以修撰在玉堂愛象山之論因抄出警語作一門出入自隨每疑朱子攻象山未免太過雖口不敢言而心嘗疑之其後余遭憂守制于金溪山中有老僧持佛經及大慧語錄證道詞等書見示閑中搜閱幾盡其機軸運用皆與象山學相出入特象山改換頭面文以儒說耳自是於朱子之論一向嗤信不敢有疑

六

王陽明以良知為學

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所具之理乃仁義禮智即所謂性也若以虛靈知覺為性則不可也釋氏之學所以彌近理而大亂真正以認心為理也惟其如是故雖自

謂體徧壓沙圓妙無方而於天叙物則顧不能察儒釋之分惟此而已大學言致知在格物知者心之知也物者物之理也朱子釋之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是以其知有未盡也斯固合內外之道也王陽明專以致良知為學而反詆朱子之論為支離外馳正釋氏之說也夫心雖虛靈而已屬於氣其清濁粹駁厚薄昏明之稟有萬不齊今使不識一字之凡民兀然無為靜攝心神而求其發而中節如聖人吾知其必不能也假使恍然之間似有所得斯乃心之光景其於三千三百精微蘊奧固惘然莫知與竟蹉精一執中之學正相背馳何可以此而議朱子哉

天數人事相參

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其言治亂之故皆以人事為主即下文所陳是也而朱子釋之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是無天與人而言之二者將何所折衷耶蓋近而易見者人事也遠而難知者天數也人未始不為天天未始不為人達乎上下皆一理也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在上而天下治此則天人合一也孔孟有聖賢之德而窮而在下故但考諸空言而天下不被其澤是天人不一也分而言之則二也合而言之則皆天也漢唐以後如陸賈丙魏房杜姚宋雖不能如三代之佐然遇時各有功業而諸葛武侯陸宣公身亦在

可致之位畢竟齎志而歿其謂之非天可乎然當時若
非二子其為蜀為唐亦未可知惟其如是故終不可舍
入事而談天數也余嘗在經帶上問氣數之說余對
之曰天數寒暑也人事裘葛也寒暑有跡不可以人力移
易然裘葛之備則可以禦寒暑而不為寒暑所困故聖人
專主人事而不及天數良有以也

兵農

世道如江河之推移故法未有久而無弊者聖人因時
制宜或損或益以救其弊兵一事言之三代以田
賦出兵兵寓於農漢唐因之其後世變日下不得已有
養兵之規自唐中葉以及宋時皆如此　皇朝之制亦
然先儒深言養兵之害欲復府兵而其說卒未行今以
皇明通紀觀之皇都一季養兵之資以粟計者九十七
萬餘石其在天下者又可知矣故陳邃又欲團結民社
漸復兵農合一之制有志於鉅世者不可以不考也

兵法

或問兵法余應之曰禮樂而已詰問其說曰事得其序
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小無序則奔奏便不和今百萬
之衆分數整治如目使綱可不謂序乎萬人一心無間
可柔可不謂和乎天下無一事無禮樂曾謂兵法事之
大者而無禮樂可乎人抵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易曰百
慮而一致

為飛魚躍子思說道理無所不在即詩所云有物有則者是也故在父子則有父子之道在君臣則有君臣之道以至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萬事萬物無不皆然與皆天之所命人但泯懼於理獨日有所事而無忘其所為事而已夫豈容一毫於其間哉此即孟子必有事焉之意而舉子活潑潑喫緊為人之意蓋可知也

漢惠帝

漢惠帝天質之美不下於文帝其處趙隱王戚夫人事薦於孝友文帝友不如也高帝末年欲以如意為儲君

臣爭之不能得戚夫人日夜號泣以資其計呂氏計窘無術竟用留侯謀招四皓入侍行計僅得不廢以常情言之則呂氏母子其舍憤甚矣及高帝已崩嗣位其於前事初無纖芥不平之意待趙王益厚及被徵至京也至與之同臥起以保全之其仁至矣及見人彘則驚呼失聲終至以此喪生此非薦於孝友徒知有父而不知有其身者不能此帝之所為之也文帝固為盛德之主其倚濮邸之二舅三年不解帶此會閱之所難吾猶有所恨者文帝勃而以欲立齊王之故恩寵殊薄此未免有李國之過於平使處趙隱之時恐不能如惠帝也大抵漢家待骨肉至

親恩之義論之屢見於後世故謂後有論述者不即以刀鋸加之知淮南厲王無王法固不及漢然是論自有如家貧求醫悲厚而不及漢遠甚一傳而有太宗南渡之後理宗公取濟王之位而反殺濟王其視漢家人主何如耶至於其心者雖無可名之罪而菱刈同氣甚於仇讎如此而動以周公誅管叔為證嗚呼天理人倫泯滅久矣尚忍言哉

大學章句補遺

大學無格物致知章朱子以程子之意補之其後王魯齋方正學諸人以為格致章未嘗亡以經文中知止物有本末二節當之我國李晦齋之見亦與王方同但以物有本末置於知止之先而近世盧蘇齋以為卓見然余嘗反覆經文語勢脉絡而知其未然也夫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者非但結上文正以起下文為張本而已所謂先字後字亦指下物格而后知至七箇后字而所謂本末亦下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也此其語意通貫首尾接續增減一字不得而大意發明聖賢心身真切之工而欲其毋事於他求玩而熟之有無窮之味今若摘之公此二節為格致之章而直以上古之欲明明德繼之於至善之後則便覺下文先後本末字語意歌後不足以警發人意此徒

欲補傳文缺而不知經文之渾然天成者終不可敗壞
而移易之也且愚意常以為格致章不必別立恐自大
學之道在明明德且平天下無非格致之說蓋所謂大
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是言大學之道
不在於他而惟在於是三者其下誠正修齊治平乃明
德新民之條目而止至善在其中所謂格致者不過求
其誠意正心修身之所為事而已如此而為誠意如此
而為正心如此而為修身如此而為齊治平其為格物
致知之學豈不明且備乎惟在學者潛心體驗循古人
已成之塗轍着力加實地工夫而已然此乃先儒已定
之說後學未能窺闚其萬一豈敢輕議於其間哉義理

無窮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而心有所疑不敢強焉恨生
也晚未得求正於先哲聊記之而自省以冀後日之或
有進焉

周公負成王朝諸侯辨

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相之於是遂有周公負成王朝
諸侯及居攝踐阼之說夫君臣之位如天地之截然政
可攝位不可亂若周公果踐阼朝諸侯則儼然一天子
矣不可以訓後世人臣也晉元帝即位之初欲與王導
同榻道辭之曰若大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導之
智猶及此況周公予其後王並假此為說遂欺天下以
移漢祚其禍烈矣夫為此說者必以為武王崩成王在

豫祿中不能自立乎其位故周公不得已而為此云爾
以余觀之當武王之崩成王年紀特未至長成不能以
當大政決萬機故周公輔而相之而已不至於在豫祿
中必須人負而立如傳者之說也何以明之武王崩年
已九十餘其妃邑姜年歲雖不言應亦略相近矣成王
以長立而其弟如唐叔輩尚有數人豈有父母為八九
十而子為赤子者乎此事理之甚明而易辨者也且以
書金縢觀之武王既崩三叔流言周公以當國大臣不
當輕去其位特以成王未免惑於讒間公之忠心無以
自白故狼跋而東其曰公作鴟鴞以貽王王亦未敢誚
公云則前此王有誚責可知及遇風雷之變王與大夫

盡弁啓金縢執書以泣不待人言親出郊以迎周公此
豈揩上吹吟者所能辦乎且以詩攷之則如閔予小子
訪落等篇皆成王既免喪朝廟迺訪群臣所作自初即
位至此終始不過三年間如使成王果甚稚弱不能立
乎其位則此等舉措言語何自而出耶成王既非甚少
猶可立乎其位則周公又何故而踐天子位臨天下諸
侯以為口實於後世耶或曰子之說近矣其如禮記何
曰禮之為書亦駁矣安可盡信如孔子喪母不知父墳
所在殯於五父之衢其誣聖人甚矣大抵古書或出於
傳聞承訛襲謬虛實相半如詩書親經聖人之手而孟
子猶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武成取二三策況其他

予孟子載舜不告而娶及完廩捐階等事亦不可信當
四岳薦舜時舜已能克諧以孝使頑嚚之心感化融釋
不復肆為奸惡此其所以為大孝故天下之人聞而薦
之帝帝亦信之而命之以位若使其時父母兄弟之間
乖戾猶甚戕殺不已則是舜之德猶不能化其家而帝
亦何取於舜也為此說者亦齊東野人之類而孟子未
及盡辨故并論之世傳孟子早喪父隨其母三遷至為
埋鬻之戲然魯平公欲見孟子而臧倉以孟子之後喪
踰前喪為厚毋薄父樂正子舉貧富以解之是孟子當
喪父已能自治其喪故以為禮義由賢者出然則為三
遷之說者亦無據甚矣三者皆聖賢之事余心有疑而
不敢強思取正於博雅識理之士以釋千古之疑云

萬物皆備於我

萬物在外何以言皆備於我物雖在外而理在吾心思
之則無所不通可知萬物皆備於我也中庸言惟天下
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此非有先後次第纔說盡其性時人之
性物之性都盡了非今日盡其性明日盡人之性盡物
之性蓋吾之性即人物之性無彼此間隔之分也致知
在格物非格物之外又有致知也

心無出入

孟子言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范淳夫女言

心豈有出入孟子不識心程子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與言何謂耶學者要思得之今以心求之莫在軀殼者謂之入其逐物走作者謂之出此分明有出入程子却說心無出入若曰常人心有出入聖人心無出入孟子明言心之神明初不分聖人常人然則何以言無出入耶夫心之為物雖在於一身之中而實有以管攝天下之理凡宇宙內上下四方皆心之境界不可以在內者為入而在外者為出也中庸言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鬼神而實所以狀心之體也既知體物則可知逐物非外特於是加省察之功耳

王陽明

昔人見有困於火者却教投水水火雖異而其為殺人則同陽明欲救宋末文義之弊而專為本心之說不知其流弊反有甚於文義也

雜騷

朱晦菴晚年於楚辭其意深矣孟子度道終不行而世道人心日趨於污下吾之忠君愛國悱惻不忘之誠無可告語而不自之箱以名節自勵者莫不變心遷而從俗於是有感於屈子之詞而闡千載為知己友發憤於離騷所謂可與識者道難知俗人言者真不誣矣新羅時有部曲教諭居東萊離君作歌詞號鄭瓜亭曲襲未柳思

菴叔誌命作詩因他鄉作客頭渾白到處逢人眼一不青
清夜沉沉蒲窓月瓶罄
宗仁詩云瓶罄一曲歸瓜亭遺響懷然不忍聽俯仰古
今多少恨滿座無踪雨淚驚

詩意

余不能詩然略解詩意大率詩當以清遠中藉寄意於
言外為貴不然則只是陳腐語耳古今絕句中如李白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
不知何處吊湘君真有千萬里不盡之意韋苹不可及
其次如劉禹錫詩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
唱盡新詞懽不見紅霞映樹鷓鴣鳴亦絕唱讀之令人
神氣叙暢而大堤風景若在眼前吾東人詩氣豪局促
難可議此惟李胄題忠州自警堂詩池面沉沉水氣昏
夜深魚躍桅邊聞明宵泊近驪江月竹嶺橫天子見君
語頗自然而有遠致非他人學詩所及也

北窓清風

昔陶淵明卧北窓每遇清風時至自謂羲皇上人其意
遠矣噫世間未嘗無清風特朝市之身膠擾而莫之知
耳余於丙戌丁亥間謝事歸河上於臨江岸上搆一小
樓名曰燕坐日夕處其中每夏日解衣卧開北窓納涼
忽木面清風鬱然而至令人欣然意會雖書典亦覺頰
人偶得二句云都無遽眼閑書卷只有清風滿北窓久

未成篇今日自公庭罷還日氣熇甚暫就窓下呼枕少
睡既覺又得二句合而成一絕云萬事全輸老病慵一
軒棲息自從容都無遮眼閑書卷只有清風滿坐窓聊
發一時之意耳至於前賢自得之境非余所敢議也又
念真詩成於十年之後而閑忙不同世故推遷老病如
許心力日退固為可慨而意味之淺深觀者亦當有以
定之矣萬曆丁酉五月二十二日書于漢城墨寺洞窩
舍

寧越聞杜鵑聲有詩云蜀魄啼山月偪相思
憶倚樓頭爾啼苦我聞苦非爾啼無我愁為報天下苦
勞人慎莫登春三月子規啼山月樓此事載於秋江冷
話近歲有三陟府使趙瑗妾李氏乃宗室之裔隨瑗往
三陟過寧越有一絕云五日長關三日越東風立馬魯
陵雲妾身亦是王孫女此地鵑聲不忍聞

周隱牧隱

前朝之李面隱如秦絮牧隱如揚花此外無論矣

牧隱

人情那似物無情觸境年來漸不平偶向東籬看菊面
真黃花對偽淵明此牧隱作此老心事盡在此矣悲夫

清寒子

或問清寒子金悅卿之行於余余應之曰古之逸民也

孔子曰身中清廢中權清寒子有焉

南秋江記事有誤

南秋江六臣傳以傳聞記之未免謬誤如記河緈判仲章一節尤誤余往年以承旨在銀臺得見魯山日記始知其誤　世廟時令集賢殿儒臣撰歷代兵要而　世祖以首陽大君為總裁官其書至魯山癸酉春方成

光廟詰閤啓請加諸儒資級以酬其勞於是如成謹甫柳太初凡與其事者皆受賞資公時為司憲府執義以中訓階陞中直公力辭大抵以為今主少國疑宗室不當以爵賞籠絡朝臣朝臣亦不當為宗室所籠絡屢啓不允一日請向對盡所懷魯山命問於大臣皇甫仁金宗瑞等以為大君備例請賞非有他意　世宗朝緯地亦會以撰集亦効受賞資而不辭今獨如此不可因一儒自衒有所改易請勿許面對公又啓曰　世宗朝恩出於上故受今則恩出於下故不受臣竊惑焉　世宗朝恩出朝廷不得已改命乳母為集賢殿直提學未久以病告假浴雪山溫井周下卿十月　光廟時端午之典亦行於僧徒之一山端詩續有註施用之以是遂有左司諫之命而公上疏云云今我江記終不明白公主二貴朝服以前司諫退去笠巖山又八　光廟受禪之乾元龍五年馬六二公甘公主公似之公而失公所貞主公無二無三恩恩心

意公於上疏後不旬日遂朝暮山崗之遊也既而
余遭士禍被院之不及亡亦幸矣今以本末至今以為恨焉

本朝人才

人才盛於我朝人物 世宗朝為上 成廟朝次之 中廟朝又次之或問已卯人才余曰文彰非不燁然然終無國初薛金乃人心本虛一唱之非朕先

夢兆

夢中得詩不承章末知何理乃人心本虛一唱之非朕先見者也余平生前夢多驗凡夢景福宮秋門灰燼余徘徊見萬曆辛卯冬偶得一絕曰景福宮秋門灰燼余徘徊其下傍有一人語余曰此宮初十地大下今若改作當

猶高近山余驚覺滿身流汗不敢語人明年壬辰四月
車駕離宮三閱旨灰燼賊兵遍滿八道衆難恢復無望
余始於親識中語此夢且曰夢中已議改作此乃恢復
之兆賊無足畏也既而賊兵果敗退 車駕還都

易占

余留安州自七月至十二月所處百祥摟上摟在城北
俯臨薩水通望數十里風氣爽朗標曠野請條南望遠聞
既不知處所北望 行在有杜子危摟北處平壤距安州僅數息
軍敗還日夜望天兵不至賊屯據平壤距安州僅數息
朝夕聲言西下余在摟中或見山野中有煙氣輒疑兵
至如坐針氈一夜忽聞柝聲於江中小島林木間又

鼻鳴於西北角拄拱上連三夜余惡其不祥以易筮之遇明夷九三是謂明夷之復其辭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程傳言當商伐誅作亂者但不可疾速余心稍解時十二月初也是月末大兵至安州明年正月初七日克復平壤賊悉南奔人以為席捲之勢已成不意賊更聚都城以拒王師至四月京城始復賊又留屯南海至於六七年豈所謂不可疾貞者耶獨賊首未獲占似不驗此則恐人事未盡而然也

雇氏易抹

周易六十四卦以應天下之事未見其不足漢時雇貢作易抹引而伸之一卦六十四變總三千八百四十卦

各有占辭亦揲蓍得之而占辭吉凶與周易異如乾六爻皆不變則當為乾之乾易卦辭乾元亨利貞而雇易則其辭不純吉他卦多類此往往吉凶相反雖未知其所以然而亦奇中壬辰六月余隨 駕在平壤聞大夫人避賊東出而道路萬緒不聞消息余以雇易揲蓍占之得困之蹇其辭云僵或躬御不知所定問于蓍龜孰可避之國家上變宜利止居兵寇不作民無驚憂余喜曰神明告余慈氏良無恙矣後得音信伯氏奉大夫人或騎或負避兵加平驛朝宗寺後兵四出其傷而賴山深不至其處幸以無患其得卦之日正在朝宗時也七月余自義州出在安州八月俞相之子大徹行過安州

見余於百祥樓上言大夫人在陽根之龍門山余又疑慮時行素無易林於鄉校得周易一部而來虔誠撰蓍得大畜之睽爻繇云何天之衢亨程傳天在山中為大畜而上九有道路亨通之象象亦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余益疑懇以為今賊兵方充斥遠近而道路無可通之理何得如此辭也無乃為賊所驚散如雲氣飛鳥之分離各處乎為之數日煎慮後三日有高松醫生金太祿持兵使朴晉狀啓過余言吾家一行奏大夫人已自楊根踰嶺到豐基余於是失喜益知易為神明之書也○壬辰春申點聖與以 聖節使在燕京時無事不關有賊偶得焦氏易林筮之得訟卦其繇辭云文巧俗弊

將反大質僵屍如麻流血漂櫓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千戈乃止初不知何語未久闖倭犯本國京城不守兵禍七年乃已國內大亂倭退而唐軍至雜處內外生子知母不知其父其應驗如此

古人善於料人

古人善於料人不以一時成敗有所變易如劉先主羈旅奔走惟一徐州不能保為呂布所襲妻為虜歸命許都實失境逃竄之一匹夫而曹操以為天下英雄孔明初出祈山使馬謖猶畏蜀如虎甘受巾幗之辱而堅壁不出其善於料人如此今世之人見人一言得一事失便拊掌談論

欲以斷其平生其亦誤矣

記　　廟廟御筆

壬辰之變賊入京城　車駕西巡至明年癸巳四月都城始復其年十月　車駕還都公私廬舍宮闕　廟社蕩然一空圖書典章文物衣冠為灰燼無餘一日余在備邊司有吏於閭閻得殘屏張坐辭凡六疊各書絕句一首於其上余與諸僚傳觀之識者皆知為　明廟御筆不敢留諸外遂啓請入　內其絕句乃古人詠史詩而皆喪亂後懷古之作亦可哀也其一曰楚王亭畔戰無功國破城荒覇業空惟有春來春花上露至今猶泣細腰宮其二茫茫春草沒亭華閉笑釐王昔好奢臺土未乾蕭管絕可憐身死野人家其三吳王恃覇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其四楚國城池颯已空陽臺雲雨去無蹤何人更有襄王夢寂寂巫山十二重其五襄王不用直臣籌放逐南來澤國秋自向波間葬魚腹楚人徒倚濟川舟其六魯公城闕已丘墟荒草無由認玉除因笑藏孫才智少東門鐘鼓祀鵂鶹

記李相丁卯年事

丁卯六月　明宗昇遐數日　聖候微不豫至是濾危惡大臣李浚慶流通源請對引入寢內　上在牀上已不能語李公大聲呼曰臣浚慶入來領聞後事　上不

對但微聞呻吟聲而已浚慶泣哼不已時寢內設帷帳
王妃自帳內教曰後事已有乙丑之教當遵行大臣
向帳中俯伏承 命而退蓋 上於乙丑秋病篤大臣
請後事 懿聖王后已下內旨於大臣已而 上疾瘳
其 教封還於內外人無知者故至是更 命之既而
昇遜大臣會坐慶會南門呼都承旨李陽元注書黃大
受至前泣謂曰遂往社稷洞本宮奉阿只氏來陽元起
出大受素有膽氣趨至前告曰此大事也豈可以言語
往傳雖一二字額得 上旨而去大臣始悟曰然招承
傳色啓之如大受言於是自內書德與君第三子入承
大統可也十二字以出遂付陽元以送時 上與兄河

原君河陵君居私親河東郡夫人喪陽元等往傳 內
旨司僕寺內乘進輦將出大受又曰宮內有兄弟數人
當舉簾諦視然後奉迎遂進輦下審視環拜而行入自
光化門步由勤政殿東庭入喪次是日曉余在城東家
距闕頗遠聞變急赴至景福宮光化門外門洞開內無
一人直入至勤政殿百官及下人皆聚庭中喧闐雜亂
無禁止者蓋倉卒之際入入失措禁衛警守之具當倍
常於他日而其疎濶如此然李相素有重望國人倚信
之每哭臨自西賓廳錄事兩人扶掖而出白鬚顏紅頰容
貌絶異於人百僚望見莫不傾想以為此人在國事必
有所賴雖處置或疎而人不以為非時 天使許輸林

國到嘉平館聞喪深以國事為憂既而問譯官洪純彥曰汝國首相何人對曰李浚慶曰其人如何曰素有重望為國人所信許公喜曰如此汝國無憂矣到京還歸之日百官班送於慕華館前許公到李相前特下轎揖之而去其後見本國人問安否連稱好宰相云

記許魏　天使事

丁卯　天使翰林檢討許國兵科給事中魏時亮以降慶　皇帝登極頒詔而來六月到嘉山夕得禮曹傳關知有國喪遠接使以下號哭通事洪純彥進告於兩使魏給事即往會上使房舍渡謂通事曰前吉所未有之事適值於俺等奉使之日可謂不幸也又問曰國王有子乎純彥對曰有世子而天殁無他子兩使曰然則誰當主國事純彥曰玆乃國家事非賤職所當臆料兩使沉吟疑有他變即使頭目俞深先行疾馳入都問喪禮其實欲偵探事故也又為題本發送北京然後明日遂行而在路徐徐以待深回報益許詳悉後容而魏嚴正舉止有法及入京宣詔之後吊孤祭亡禮意俱備事畢乃遷館中蕭然清操益厲東人想望之慕久而不置至今稱之曰許魏　天使前後詔使之來東者無出其右云

記　仁廟祔文昭殿事

國家於　宗廟之外別立文昭殿于景福宮東隅延春

門之內為寢殿自西而東以奉 太祖及四親神主以事生之禮事焉此 世宗所定也後 成宗追崇 德宗而以 德宗與 睿宗為兄弟不可並入文昭殿別立延恩殿於神武門之內以文昭殿之禮祀焉乙巳

仁廟昇遐三年後議陞祔當時議臣李芑等以為文昭但享四親若 仁宗陞祔則 世祖當祧而 世祖於當代親未盡不當祧請始祔 仁廟於延恩以此 仁廟入延恩人心憤鬱以為奉安乾等有踌躇而然也已巳 明廟喪畢禮官請與 仁廟同祔文昭議定而後寢及前殿皆挾窄不容一位於是遂於後寢東加造一間屋宇前為六室而祧 世祖主以次而祔

獨前殿合祭時 太祖居中四親主東西相向為昭穆之序 仁廟與 明廟雖兄弟同一位而室則有異無餘地可設大臣與禮官再三奉審而無以為計時退溪李先生在朝建議曰前殿之制東西良而南北短若依古廟制正 太祖東向之位 太祖遷居西壁下東向二昭二穆以次而列南北相向則殿內有餘不必改作而亦為因事復古之美矣時李公浚慶為首相不以先生之言為然以為 祖宗所定坐向不可易改而屋制古今有異雖改坐向殿內終有不便於周旋耆群議紛挐不決而先生亦去國矣李公既而請仍祔 仁廟於延恩而獨祔 明廟如乙巳諸人議於是臺諫侍從群

起而攻之余在翰院上疏極言其非李公亦上疏自解其意而更從群議然前殿終是挾窄不能容脇卓無可柰何戶曹參判柳景深立議以為繁器形制大以此不能容當更鑄祭器使之適中則屋隘難從舊不改而恢乎有餘地矣衆從之遂設都監柳公為提調改鑄祭器行用而 上未之見也一日 上親視膳于文昭殿見卓上器皿皆變奮其制陋小膳皆減削大怒悉命打破新鑄器不用任事者懶滑罪竟無事

記癸巳勳事

丁丑冬追削乙巳靖國功臣李芭尹元衡鄭順朋林百齡等勳籍祭告 宗廟頒教於四方先是 仁廟昇遐

明廟即位 文定汪后攝政尹元衡以 文定之弟當國用事以丑往來兩宮與元衡等相表裏成隙衆時攜隙以大逆皆誅民一時名士被罪者甚多元衡等愈縱勳人心痛憤數十年良 文定一不敢言宗是 宗懿玉后每為上言汪之冤請伸雪於是乎啓二司連章迫請幾數年乃定冬 宗懿大妃之心命下而 大妃慰諭久之特允群臣之請以慰榮提學後旬日知製教儒臣會于瀅廳製教書曰成李公與人成後旬日知製教儒臣會于瀅廳製教書曰故盧守愼第更定其中當展已之兩年之痛 中廟之世盧公以申仁哲文衡陟下勳華字然余後日心銘之文尚宗中廟休養生息古人亦有如此

語要不足大人物者下小句開國承家小人之禍乃余語也其意以小人雖有才而多既相而下小句謂其人之以為公論云

記撫州所奏相識事

古人重識知朋宗朝以前應識者多得識近年以來幾以名參識議參當對半之而弘文館東辟往會故然偏黨在於弘文館兩相推薦未得會以此久不興行陰察李公論號文豁乃余為應教時所定也近世名相如李公浚慶者功在國家與他人不同而久未得識余為副提學時許錄奚叔為應教因事會館中言及識事許曰李相而無識豈非欠典若吾輩友此而不識李公則後益難期矣今日益識李相識余曰擬當得忠肅之號衆皆曰甚當明日許將往奉常識啓既而余與奚叔皆緣他事去館不復入至今猶未

心泅泅九月初遊擊將軍沈惟敬來言欲探審倭情沈本浙民石尚書以為素諳倭情差送既至順安陣中馳書倭將平行長以　聖旨賫問朝鮮有何罪負於日本日本緣何擅興師旅時倭變猝發且殘毒甚人人惴恐莫敢入其營惟敬使家丁一人裹書黃色袱騎一馬背負而馳之由平壤普通門以入行長見其書即回報求面見遊擊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笑曰彼焉敢害我也但率家丁三四人去倭將平行長以下平義智倭僧玄蘇等盛陳仗威出會于城北十餘里外隆福山下我軍登大興山頭望見倭軍甚多劒光如雪沈下馬入倭陣中群倭四面圍繞疑被拘執日暮惟敬出而跨馬還歸倭將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遣書問訊且言大人白刃中容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也惟敬復之曰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千單騎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懾吾何畏爾耶因與倭約曰吾歸報　聖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為期倭衆毋得出平壤城西北十里外搶掠朝鮮人毋入十里內與倭戰於地界立禁標而去我國人皆莫測其後倭果斂兵不動既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倭疑之聲言歲時將飲馬鴨綠江人益懼十一月惟敬至留賊中數日又相約誓而去所言不聞十二月　天朝發大兵以兵部右侍郎宋應昌為經略兵部員外郎黃慶主事兼黃為贊畫住遼東提督李如松

為大將率三營將李如栢張世爵楊元及南將駱尚志
吳惟忠王必迪渡江駱尤勇力善鬬以多力故軍中號
為駱千斤自言唐駱賓王後性倜儻遇我人特厚兵至
安州余迎于晴川江邊軍下營於三處旗幟器械整肅
如神日暮余請見李提督論軍事提督出東軒許坐余
抽平壤地圖展卓子上指示形勢兵所從入之路甚審
提督傾聽皆以朱筆誌其處且云倭但恃鳥銃我用大
砲皆過五六里賊何可當耶余既退提督於扇面題詩
寄余云提兵星夜到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
誅鄣報微臣夜釋酒杯徹春來殺氣心猶壯叫去妖氛
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算夢中常憶詫征鞍時城中漢

兵皆滿余在百祥樓半夜忽有唐人持軍中密約三條
來示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提督使副摠兵賈大憲先往
順安給倭奴曰 天朝已許和沈遊擊且至倭喜玄蘇
獻詩云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還消
窓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時癸巳春正月初吉也使其
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出迎沈遊擊于順安查摠兵
誘與飲酒伏起縱擊之擒平好官斬戮從倭纔盡三人
逸馳去賊中始知兵至大擾時大軍已到肅川日暮方
下營做飯報至提督挽弓鳴絃即以數騎馳赴順安諸
營陸續進發明日早朝進圍平壤攻普通門七星門賊
於城上列陣白紅旗拒戰天兵以大砲大箭攻之砲聲

震地煙焰漲天駱尚志吳惟忠等率親兵鏖戰而復升莫有退者賊刀架下垂城堞如蝟毛天兵戰益力賊不能支退入內城斬戮焚燒死者甚衆天兵入城攻內城賊於城上為土壁預穿孔穴鳥銃亂發天兵多傷提督盧窮寇致死收軍城外以開歸路其夜賊過江遁去先是余在安州聞天兵將出密報黃海道防御使李時言金敬老使要其歸路或之曰兩軍沿途設伏毋當前後賊飢困遁走無心戀戰可盡就縛時言即至中和敬老辭以他事余又遣軍官康德寬往督之敬老不得已與時言軍合賊退前一日因黃海道巡察使抑永慶聞還走載寧時永慶在海州欲自衛而

敬老亦憚與賊戰避去賊揖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率餘衆連夜遁還氣之足蘭破璧而行或甫窗田間指口乞食我國無一人出擊天兵又不追之獨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過但斬飢餓落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將之在都城者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率餘衆連夜遁還氣之足蘭破璧而行或甫窗田間指口乞食我國無一人出擊天兵又不追之獨李時言尾其後不敢過但斬飢餓落後者六十餘級是時倭主事軍務劉黃門行長而消正忠義智玄蘇等不欲開白姬城言增也平匆不能智玄蘇等不欲開白姬城言增也平匆不能斷絕東心而消正忠義智玄蘇等不欲開白姬城言增也平匆不能次第一兎解天下良丁而消正忠義智玄蘇等不欲開白姬城言增也平匆不能之間海賊國中諸將皆欲渡江以南而已義智玄蘇等不欲開白姬城言增也平匆不能天下良丁而消正忠義智玄蘇等不欲開白姬城言增也平匆不能

察使敬先指揮之朝廷公先當行剿提
督僉其死但白不從遂與既而大兵追賊至開城府余奉
提督之令先行徑趨開城草土壞遍賊兵沿途列危之賊
皆會於京城正月二十四日賊疑我兵之內應亘憤
平壤之敗盡於城中民居焚燒公私廬舍蕩盡余遣請
提督進兵提督進抵碧蹄日進至坡州翌日朝查大兵領
兵數百先行過賊於碧蹄南嶺石嶺斬百餘級提督
聞之留大軍擬勞餉與宁丁公驅赴之過惠陰嶺忽
馬蹶墜地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衆於嶺石嶺後只
使數百人登嶺上提督望見揮其兵為兩翼而前賊亦
自嶺而下漸相逼後賊從山後邊上山陳總萬餘諸軍

望之心懼而已接刃不可解時提督所領皆壯騎無火
器只持短劒鈍劣賊用步矛刃皆三四尺精利無比與
之突鬪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其鋒者提督見勢
危徵後軍未至而先軍已敗死傷甚多賊收兵不意追
日暮提督還坡州雖隱其敗而神氣浪甚明日欲退軍
東坡余與都元帥金命元等至帳下力爭不得時軍中
馬疫數日間死者殆將萬匹是日軍還渡臨津陳于東
坡明日又欲退開城府余又力爭以為大軍一退賊氣
益驕遠近驚懼臨津以北亦不可保額少駐觀衆以動
提督俾許余既而跨馬馳還開城府請營悉退開城擱
留查大受毋悉宣等軍數百守臨津余擁留東坡日遣

人請更進兵會有西邊報至汪將正將自咸鏡道襲平壤
時提督已有北還意未得其機因此聲言平壤根本不
可不救遂回軍留王必追守開城且令我諸將皆退臨
津北余使從事官李慶胤馳去陳五不可　先王墳墓
皆在畿甸論於賊鋒今李舜臣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
也京畿以南遺民日望王師忽聞退去無復固志捐率
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尺寸不可容易棄之三也將士
雖方弱方欲向使天兵共圖進取忽聞撤退之令必皆
怨憤離散四也一退而賊乘其後則雖臨津以北亦不
可保五也提督默然大軍遂退平壤時攜慄在幸州與
倭戰勝聞賊欲悉衆報復遽移軍臨津余大驚單騎馳

去登坡州山城觀形勢以為當大路之衝而地形斗絶
可據即令攜慄與巡邊使李贇合軍據守以遏賊兵西
下又令防禦使高彦伯時言助防將鄭希賢刺名賢
等為左翼遮截踰峴與我兵將朴惟仁先正李山甫為
右翼伏於昌敬陵之間分以其兵出沒抄擊自是賊多
出則避而不戰少出則隨後掩擊賊不得出城樵採馬
死者甚多又令倡義使金千鎰教諭性傳京畿水
使李嶼忠清水使丁傑從江華以舟師從扼龍山漢江
過南衝之勢而使京畿官義兵各在其處從左右要截
賊路楊根郡守李浚謀守龍津既而賊因兩　王子投

書龍山舟中乞和金千鎰送其書于余余念提督在平壤已無戰意獨閉城或欲假而却賊遂以書示大受查也即使親丁李慶馳報提督矛數日流憤啟自平壤入京城入疑賊憤平壤見數而數得流必甘心無全理多諫止者惟啟恬然不以為意其在賊中所言不聞四月初七日提督還開城府十九日賊兵棄城南去二十日提督大軍入京城先是余貽書王必迪言賊方據險固未易攻大兵當進駐東坡坡州躡其尾邀南兵一萬從江華出於漢南棄賊不意擊破忠州以上列布尚州以下之賊疑天兵大至必望風遁逃京城之賊歸路斷絕必向龍津而走因以後兵覆諸江津可一舉掃滅必迪

擊節稱奇策撥偵探軍三十六名馳往忠清道義兵將李山諫陣察賊形勢時賊猶兵皆在京城而後布皆羸疲窳弱偵卒踴躍還報云不須一萬只得二三千可破李提督壯將是役也痛抑南軍恐其成功不許余呈文提督力言講和非計機會難失提督極贊其計可行至以為先得我心之同然然終不用數日又使遊擊周弘謨往賊營余適在坡州視權慄陣與相值弘謨使余入參旗牌余不肯曰此是入後營旗牌我何為參拜耶弘謨強之再三余不答騎馬還東坡弘謨使人提督言狀提督大怒欲加余以軍法明日余與元帥金命元往辨提督慚謝曰此宋侍郎令不關吾事既而又使遊擊戚

金錢世禎來東郊論余余猶執前議往復不已世禎怫
躁發怒大罵曰若然則倭國王何以棄京城走耶余曰
遷國圖存亦或一道世禎默然而去及入城余又請提
督進兵追赶提督曰漢江無船可渡速備船二十一日
余親往漢江督京畿監司成泳水使李薲等調集舟船
提督使李如栢率萬餘兵出漢江軍士半渡若將渡江
之狀日暮如栢稱疾而回已在漢南之軍陸續還渡余
痛心而無如之何二十三日余遂病卧矣倭賊既退屯
於慶尚左右道沿海自蔚山西生浦至金海熊川巨濟
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塹不肯陵海天兵環四
面而不敢進攻是時劉總兵綎屯大丘吳惟忠屯善山

鳳溪李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慶
州糧餉取諸兩湖負戴追隨踰嶮阻民力益困提督
又使沈惟敬往誘倭令渡海又使徐一貫謝用梓入卽
古耶見開白六月賊許還兩　王子及被虜長溪君黃
迂或及其子黃赫等遣沈惟敬歸報而一面進圍晉州
聲言報前年戰敗之怨賊嘗圍晉州不克故云然八日
而城陷城中將士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皆庾城填壕壇
井刋木焚蕩室廬牛馬鷄犬不遺以快前憤時六月二
十八日也余病新起自京下安東將向慶州聞晉圍急
欲令諸將策應晝夜南馳至星州安彦驛聞晉已陷進
至高靈賊兵已到草溪距高靈三十里時都元帥金命

元巡察使權懆巡邊使李賁別將崔遠等皆走向全羅道而慶尚道無一將聞朴晉率一吁部亦欲向全羅道宿于勸寬村夜半傳令召之既至令留截草溪之路既而劉總兵自大丘移住陜川吳遊擊自鳳溪來草溪與朴晉軍合而防守由是高靈陜川以上得全賊既陷晉州還屯熊川金海釜山聲言等待　天朝許款先是沈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開白降表而去　皇朝不信留小西飛于遼東經略宋應昌被科道官劾去新經略顧養謙代之劉綎率軍五千并吳惟忠駱尚志王必迪之軍合萬餘駐劄星州八莒之野與賊相持久我國困於饋運老弱填溝壑壯者為盜賊重以癘疫饑饉死亡殆盡

至父子相食宋綬劉綎軍移駐南原又自南原還都城西去南方民心益懼於是顧詩即使參將胡澄來諭我群臣其劄付略曰倭奴無端復興動如破竹旋至京關城平壤三都會前後士地人民十八九萬爾　王子陪臣　皇上赫怒興師一戰而破至壤再進而得開城倭奴竟遁至京送還　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餘里二陵寶器金不貲士馬勞故亦不少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　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朝已不可再周矣而滅請降與乞封貢宇之為外臣騙使盡數渡海不復侵擾解兵而以為藩國之主永遠計也今兩國禮已成人民已弭會又

何時而請於三郎既不與兵則於
隆況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又不
昔句踐之困於會稽也豈不欲食
恥舍詔以有待也卿且為臣也況為
請為臣妾於中國以自寬而徐為之
臣之謀也此而不能忍是悖倫小大之
讎恥之英雄也爾為後請試重思得
中國而且德朝鮮必罷兵而兵還兵二而三國君臣遂右
心焦思臥薪嘗膽以修句踐之業二人通好還安知無報
倭日也其言纏綿千萬大意如此胡澤在館三月朝議
不決余時病在告啓以國勢如此與當詳具事情以聽

中朝處置　上遂令陳奏使許頊賫奏馳去於是兵部
奏請收小西飛入京結以三十年一貢不封不求貢二一
後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如約不可小
西飛請遵約束皆從之為請遵大明敕諭小西飛入倭
營宣諭又差內官宋誠協同方孟亨為上到使往封平秀吉為
日本國王乙未四月宗誠等至京城遣使促倭使渡海
頃皆翹望若是倭將平行長先撤忠川驛陸及巨濟場
門蘇津浦而以示信且云我心如天我言必踐　六月倭遣
入倭營當索忠州約八月副使楊方亨以冊封付先至
釜山而倭遷延不即撤上使入急　堅不肯撤兵部
尚言言曰云倭流性敬上使入倭營無異情又奏云倭兵屢促

李宗誠前來凡見柒誠又抵倭營行長等不即答見始言將往報關白定奪後迎入六行長入日本數月而回正
引始還猶不開言撤兵流惟敬又獨與行長先行過海
託言講和使禮節人莫能測久無回報全羅忠清國
功臣李舜臣之後以功襲爵舜臣不往考或
言倭將誘致宗誠等詢問虛實則無受封意宗誠覺甚夜
半以微服盡室潛從轅重行聞而逃話訊候始覺之分
道追之至梁山不得於是西至浦請正等庇又撤回十
六庇只有冬兴山四庇行長獨挾楊方亨過海流惟敬又
欲要我使臣同去時黃愼以沈惟敬接伴使在倭營朝
透名為跟隨陪臣以應其言方亨等既至日本與關白

相見初若受封者然既而忽大怒詬以我國不遣王
子來報使臣狀甲是輕己也并促沈惟敬楊方亨等同
回亦無謝恩　天朝之㤗也黃愼等不得傳命而回於是
清正等復率無拿庇西生浦聲言要　王子往謝始解
兵盖關酋所求甚大不止於封行長與沈惟敬敬臨事
縫縫苟且成事不以實情聞諸　天朝及我國事竟不
諧本國即遣鄭期遠等馳奏其狀於是石星沈惟敬皆
得罪以兵部尚書邢玠為總督軍門又以遼東都指使
楊鎬為經理朝鮮軍務楊元麻貴為大將三人兵再出丁
酉五月楊元領二千兵先至住守南原八月賊將行長
襲破舟師于漆川島進攻南原城陷楊元走免於是與

清正分道入寇三道更被殘破凡我國人被虜者皆取
其鼻以示威九月初賊兵長驅進至京畿界郡城震惡
軍民皆斃既而賊兵自稷山退去十二月楊鎬領麾貴
吳惟忠陳寅等騎步兵七萬餘進攻稷山賊堅守島山
圍守十三日賊從水陸來救天兵不利而退戊戌七月
楊鎬方圖再舉兵部主事丁應泰劾奏鎬欺罔債事二
十餘罪鎬罷去新經理萬世德代之未至九月邢玠又
分調麻貴主稷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綎主順天陳璘率
舟師與統制使李舜臣合兵主水路同時進攻皆不利
董軍為賊所敗死者殆萬餘既而關白病死賊諸陣皆
撤還諸將無所得惟水路要截於海中奪賊船數百餘

記癸巳之冬

癸巳四月賊據都城南六其年十月 車駕自海州還
都公私未立初城陷增十二月間 皇朝使行人
司行人司宣詔先是 中朝憂我不服恐遂為賊所乘
論議甚多有於爭中親 奉 勅宣諭且察我國事勢
割易置等語下兵部尚書石星請不可於是遣司憲
君尹根壽以伺候陪臣在經略門下一日應昌為魏給
事題本示根壽曰朝議如此汝國將何以自謀耶此事
則吾已力保之然汝歸告汝 國王善為謀根壽回自

遽東朱狀啓其事且持宋經略論李國陪臣劄付而來
尹既詣　行宮肅拜因訪余下甲之寺洞窩寄時日已曛
黑令出見之尹相見無他語惟以手抵案再三呼曰此
事將何以為之因高聲笑余不為動尹曰有侍即諭朝
臣劄付明朝事將發於朝堂不當公等當何以處之余曰
此劄付不知何語然應非李國陪臣所預聞令公不合
持來尹默然而去明朝余往備邊司時任大臣左相崔
興源病告不出右相尹斗壽隨　世子南下獨余在而
判府事沈守慶以宗社在亟既而尹至以劄付付余余
却而不視曰劄付中[illegible]　恐非朝臣所處見之何為沈公
亦曰然座中諸宰如兵曹判書沈忠謙等皆以為開見

無妨余厲聲曰經略若公言國事則當移咨於　主上
今無咨而獨有劄付其中所言非意料所測見之而無
可處置寧不見為宜且前貢沈曰令公前言海平以持劄
付不辭而來近於婦人以順為正今日之論何與前日
之論有異耶沈面赤無語尹亦不得已還收劄付而出
其日　上引見臣出尹所進魏學曾本以示之且曰予
久知有此事故欲退避今果然矣余見其本多醜詆我
國之語大聚以為朝鮮沈不能禦倭貽中國之憂當分
其國為二三視其能御倭後服者而付之沈之錯置為中
國藩蔽臣視畢啓曰與乃無定之安說　白上朝堂為此
論所挽頷　勿疑惟當盡事盡五日之[illegible]所當為者以解　中

國之憂可也既而可 天使將至余以相臣修例往迎於碧蹄驛館承旨流涕言曰今日事勢危急時事艱難館伴又尪獨敷之責在有新擧措余疑之而不敢深問酒數巡辭出達夜馳還四更至西城門外假寐路傍城門開詰問具答其語是日午 天使到西郊 上迎于慕華館前先遣以迴至南別宮展勅勅中皆警厲自強之意旨甚峻略曰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自今王其還國而治之既有他變朕不能為王謀也宣勅畢可與 上相見夜 上還宮即召臣入對諭之曰予之見卿只今日雖夜深欲與卿面訣故召之耳又嘆曰卿之才學無愧古人而但

所事者予故不能有所為臣惶恐對曰臣無狀誤蒙任使使國事至此皆臣之罪 上曰不然古人如子思在衛而衛未免削弱孔明猶不復漢室何可以一槩成敗論人耶其他多獎諭語因顧內侍曰取酒來內官以香醞一沙鉢來 賜臣飲之曰以此相訣明日予將於天使前辭位耳臣答曰 天朝憂我國不振勅旨所云無非勸勉策勵之意豈有他意額 聖意無動明日之事千萬不可如此辜之 對曰敢以死請 上默然不答夜深臣還出(日文官日記云英雄承死可惜以卿之才識何多讓於古人只緣事主耳公掩卿之學問才識何如耳公國嘆公之罪予思居喬而不能救其衰孔明不能恢復漢室卽其事主如此非予故不得有所為公渙泣曰(上還宮即引見公因嘆于卿之學問才識何如耳公掩卿之才學無愧古人而但

此相別公哭矣聲乃罷明日
云天使
室召臣入問外事臣因啓昨夜所達額　上留意　上
不答而他語少頃　天使出座　上迺入宴半　上自
袖出御書帖送　天使帖中陳疾病不堪御國請辭位
世子額　天使主張使之遂額　上親筆也司　天使
即於紅帖自書以答其大要言不俟憲忠奉使來此得與
　國王相接今此復國雖云天兵之力亦是　王福隆
焉未艾也且云王欲辭位有唐肅宗故事當奏開以待
　天朝處置憲一行又耳何能為力第未知王必欲辭
位者何數額開之　上即以手筆答之曰無他意只以
疾病不堪理國事故如此耳司見之維維時余雖隨

駕而在外未及知遑問事目晚　上還宮即以御帖及
司紅帖送于臣處使知之臣附啓曰此大事臣曾極陳
請停止而未蒙　允俞且不得預聞殊失大臣之道極
為惶恐云云時天將之在都城者皆已西還惟遊擊將
軍戚金在戚金者乃中原名將戚繼光猶子也性甚機
警往迎司　天使于中路與之偕還都城日夕在司所
與之論議是日夕遊擊使人邀余相見於其寓舍畫屏
左右及諸將中四五一卓一夕卓上設二燭紙筆硯於卓北
面置椅許余坐手取紙親書十餘條其第三條曰　國
王傳位當早徃告處置軍務事既畢令余視之余不覺
起立正色即取筆不答他語但書曰第三條所示非陪

三甫忍聞入入讀書萬卷豈不聞天下古今之事小弊
國蝕方足若又於君臣父子之間處置失宜是重其禍
也因其子而立咸體目直視若良久卽取筆書其下曰
是景哭曰文遠取其紙燒燭熨之因呼其下人不復有語
余亦斂衽出時仗劍二敢矣余欲語開啓其事時 上方
以得位爲慶故於胡朝臣極力懇陳其不可而猶不得
止念此事上開則 上意益堅事愈難處只往見崔相
興源子其勿言之明日余率百僚呈文於 天使歷
陳本國遣變以後事狀此日由於不從倭賊犯順之謀以
致狼狽而不悔及 主上卽位以來至誠事大憂勤勵
精之實累數千百言可顧信納其說是夜咸又呼余言

天使之意大回 國王可無慮惟當盡力於國事而
已又曰俺久在此已與 國王相熟且俺與 王同壬
子曾於 天使處極費周旋今余拱手謝顧老爺終始
此意使小弊情意得遂皆達於 爺之賜又淺矣然皆應諾余亦不敢啓其事後數日司
天使與咸遊擊沈遊擊惟敬登南山垂頭望國都謀
者聽之司言及倭位事沈曰當此危亂之際國當有長
君乃爾傳位恐非所宜司又曰 國王捨長而立幼應
是母愛而子弟也沈曰不然臨海與兗海迥國人之情壬辰之變京城人奏諸子
已殺其弟兗海之宮此亦可知人心所歸也司首肯

曰然乎自是　上連日與司相接而司禮之益恭謹一日司哼大臣及主兵宰相余與慶林君金命元海平君方根壽兵曹判書李恒福同進司亦設卓子獨呼余使坐卓子東不去左右獨留道東頭目一人問頭目曰識字否頭目曰不識字酒許留書示余曰聞汝國某姓名宰臣誤國信乎語出不意余惘然亦以書答曰此酒小生同朝共事之人艱危之際各有奔走之勞不知其他司又書曰君子不黨若子亦黨乎余答甚無語即書曰假使事有得失只可言諸己寧君豈敢告老爺司笑書曰此則吾已知之姑舍此而他說又書曰　天朝諸將官多擾害地方信乎孰為甚毋諱直言余曰小邦蒙

天朝拯濟之力得有今日諸將各遵約束禁戢軍士豈有擾害事乎司又書曰吾聞朝鮮人言倭賊孤子天兵跨子信乎余對曰古云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小小擾害豈能盡無亦理勢之不可無者至於跨子之說千萬無是理必中間造言者為之頷老爺毋信又問答數段而罷既出海平諸人問但曰問天兵擾害地方等事耳司留七日還去移咨本國申勅別為劄付於余有幷造河山等語語多不倫余又送至碧蹄而還是時余獨在大臣之位費盡心力幸得無事若其司之所以屬余者不過流聞將官妄傳殆未免失言也

書壬辰事始末示兒輩

壬辰之變國事顛瘝當時大臣固無所逃其罪曉曉自辨祇以為累但其當日事跡亦不得不粗陳一二使汝輩知之也當初黃允吉金誠一等回自日本二人所言賊勢不同余一日親見誠一問之曰君言與黃使有異萬一倭果來則如何誠一曰吾亦豈必倭之終不來邪但黃言太重似若倭踵使臣而來人情洶洶故如此言之耳余日夜憂倭兵之至凡於備邊一事苟有所見不敢不盡其愚嘗與首台在政府同坐議倭變之有無余曰吾則以為倭兵必來今國家昇平日久邊患之作不可不慮且以一事言之東海產魚近日移於西海以至

漢江亦有之此亦恐海氣遷移而然也全羅水使閔井邑縣監李舜民代之壬辰春以慶尚右兵使曹大坤年老難策應於 遞中請以李鎰代大坤使之先期下去措置逼備以擬倉卒而主兵之官難之而不行又以兩南制勝方略分軍失宜請復 祖宗鎮管之制使之鱗次待變事下本道而不能行又以倭兵善用鳥銃而我國但有勝字銃筒不可敵時倭國所獻鳥銃新到啓請以訓鍊副正李鳳領京上番軍士使之訓習鳥銃而議者皆以為迂日久悠悠竟亦無效然則以倭不來而緩於防備者實非臣之本意也但區區愚見以為人心先動則智勇皆竭必須先為鎮定然後凡事可以指手且

聞南方等城或未得形勢而徒勞民力因弘文館劄字
而有所妄陳則似有之而日久之事未知所言如何也
及賊勢已深朝議當遣體察使撿勅諸將而余謬膺其
任卽請以兵曹判書金應南為副使與之同坐中樞府
治行事時義州牧使金汝岉坐事繫獄以其人頗有武
略啓請解放自隨忽申砬自外來謂余及副使曰聞賊
兵已過密陽將至嶺下朝廷使李鎰獨以孤軍在前而
後無策應之將孰甚危意體察使雖下去非戰將賊勢
若緩則猶可在後檢勅諸將今賊已逼何不使猛將星
馳先下為鎰軍繼援耶余深然其言卽答曰令公之言
甚是但武將無可去者柰何砬應聲言曰國事方急誰
不可去雖小人若令去則敢不去耶余面歎曰令公許
國之忠人不可及此大事也吾等當死制敵陳達 上
必招令公而下問可以此意同啓即時余與副使請對
啓達如砬所言余旣退而砬繼入遂受巡邊使之 命
而出時余與副使還在中樞府軍官應募者八十人點
閱書單子將入啓砬又到余坐言其害又曰吾亦出關
門外召募軍官良久入來顔有怒色謂在庭軍官等曰
汝輩何以投歇厭苦不應我募耶因謂余曰軍官無一
人應募者極為過甚余謂之曰同是國事何分彼此吾
所募得者令公可先帶去吾行在後可更募而行也因
以軍官單子投其前砬手持單子顧在庭軍官曰來遂

引出汝峋亦同行砬既去數日余意安以為砬既去當
留待數日聞賊熄沿行迺發為宜且余自去夕之際料
事失宜方欲更募軍官啓行不意二十八日夕砬敗報
来洶洶閭閻措敝院吏於昏黑中來言曰以隨　駕而出當時事情不過如此若
使一言半句有所遷就粉飾則神明必殛之矣當時之
事不獨他人有所不知汝輩亦不知死者如由知事全
判書既無所問獨此頰命猶不殞絕以累人世若不一
言以暴當日心事則死不瞑目遺恨無窮故粗具一二
此外他事不敢盡書書亦不能盡也

附鰲城手記一條

壬辰變初賊逼尚州以公為都體察使未發忠州敗
報聞卽日下　教西狩時余以都承旨在政廳聞
命入政院闕中已授亂無復官序議與同僚出政院
進詣宣政門下以便啓事俄有　內教命公守京城
余對中使顧謂廬君士馨曰　駕命一下宮中已空
為城之日從行者必少若西行不止盡塞而止則一
水之外卽　上國之疆到此應有酬酢處變之事方
今庶臣明敏練達識古誼善辭命柳某一人而已今
大駕一移則京城無可守之勢柳某留之不過為
敗績之臣爾　駕必有祈益之事啓請從行如何士
馨頷之諸僚應聲曰諾余卽擬草不暇整駕仍以置

紙撥中使以啓　上卽允之改　命李公陽元留守
後有　聖旨頗以公突　命不行為言豈若望間書
亦無能記起居注者耶可歎

記臨津浮橋事

癸巳正月天兵攻拔平壤追賊將進薄京城余以催辦
軍餉在軍前先行時臨津氷泮不可渡提督連遣人督
造浮橋余在路中思一策到金郊驛黃海郡邑守令率
其吏民候餉大軍者滿野余召牛峯縣令李希愿領邑
人數百連夜先去桑葛約會於臨津江口明日早朝余
馳到臨津堂下見江氷猶在而日暖凹隘水在氷上數
尺江面甚濶京畿水使李蘋長湍府使韓德遠等皆至
而束手無計余責李蘋惰慢不辦扶之呼牛峯入納葛
悉積於前衆莫測使絚為巨索其長約過江面得十五
條又於江南北岸鑿地立兩柱相對勿令動搖偃一木
置柱內如織布機樣因以巨索平鋪過江而兩端結柱
內橫木為經江面既闊索腰半沉水不能高舉皆曰此
徒費人力安得成橋余令在江邊軍人合千餘各持短
杠三四尺以一頭橫穿索內回轉數周彼此相撐起於
是索之沉於水者始起而木杠相比如櫛疇江穹窿儼
然成一橋矣然後雜鋪細柳杻木蓋薑於其上加以土
唐軍見之甚喜從橋上馳馬過先輸火砲軍器悉從此
濟既而濟者益多橋索頗緩更近水大軍由淺灘以渡

余念其時倉卒備葛不多索相距不密執未緊未故緩若倍之得三十條排比如織則無患矣後偶見治平要覽齊兵攻梁主歸歸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橫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為橋以渡軍糧云正是此法余臨時自謂偶思得之不知古人已行為之一笑因記其事以為他日應猝之助云

記南原陷敗事

軍器寺破陣軍十二人隨楊總兵元入南原城既陷十人被兵死有金孝義者與同伴一人跳出城外一人又遇賊死孝義伏稍田中得脫為余道其詳楊總兵到南原修城增埤一丈許城外等羊馬墻穿砲穴城門安大

砲數三世鑿深豪塹一二丈時開山旣敗賊報甚急城中汹汹軍民漸次逃散獨楊總兵所領遼東馬軍三十在城內撫兵撤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遷延不至連發夜不收催之不得已過至所領綾數百餘光陽縣監李春元助防將金敬老等亦至八月十三日倭先鋒百餘到城下散伏田畝間三五作隊向城上放鳥銃頃刻而止旣去復來城上人以勝字小砲應之倭大陣在遠出游兵交戰踊行送出故砲發不能中賊彈中城上人往往倒斃旣而倭到城下叫城上人與語總兵使家丁一人扶通書往倭營以倭書來乃約戰書也十四日倭環城四面結陣以銃砲迭攻如前日亮是城南門

外民家稠密總兵臨賊至焚之而石墻土壁猶在賊依
墻壁自緂放銃砲多中城上人十五日望見倭陣中刈
雜草及木曰中稍輟作大束積墻壁間無數城中不測
時天將陳遊擊愚衷領三千兵在全州南原之軍日望
來援而久不至軍心益懼是日晚軍士守堞者頗交頭
耳語催備馬鞍夜一更倭陣中號聲大起略相應和有
運物填壕狀一面衆砲向城上亂放飛丸雨集城上軍
縮頸不敢外視經一二時號聲止草束已填滿壕內而
又堆積土墻內外頃刻與城平衆倭蹂躪攀堞而上城
中大亂已報倭入城矣唐軍倉卒皆騎馬欲出北門門
閉不可易開街路填塞馬足如束不能回旋城中處處
火起既而門開軍馬爭門而出城外倭兵各守街路圍
匝數重舍長刀亂斫唐軍從首受刃適月明得脫者無
幾總兵與家丁數人馳馬突出倭以身免我國諸將李
福男金敬老李春元及南原府使任敏悉兵接伴使鄭
期遠等皆死監撫通判祖承訓擧虜不知擧倭以至於
敗南原既陷而全州以北一足解矣可為衰後揚兀竟以
此伏罪傳首示衆云

記鳥銃製造事

兵器有長短差謂兵仗之有五行門一不可然
及遠之器莫過於弓弩故易言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既
言弧矢則他兵雖不言可也是知五兵之中惟弓矢為

利器而翁庸矛戟之屬莫能并焉近世又有火砲器械
則其利反倍於弓矢而其聲威之壯摧堅之功致遠之
力皆非弓矢所可比擬蓋世變逾下戰爭逾多人心之
巧機智之運為無窮是故丘魂山戴之大學衍義補以
為天幹國家謀以自占時無之兵器戚氏紀效新書亦
以為銃為神器良有以也我國之人素號善射而前世
後但以長槍短刃來寇我以弓矢制之於數十步之外
而有餘至於守城充禆我國所長者亦以我有弓矢之
技而賊之所持皆短無與我相敵者也及壬辰之變內
外靡然旬月之間都城北入窮八方兎解雖出於昇平百
年民不知兵而然實由於倭賊有鳥銃之利能及於數
百步外中心洞貫來如風雹而弓矢莫能與之相較故
耳鼠竄所謂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其謂是歟今世之
人既不知五兵相衛之義又不知火器之利勝於弓矢
每以為我國本有長技何待於他耶殊可悶嘆軍器寺
元有天地玄黃字大中小三樣銃又有震天雷等砲而
有金墀所製勝字大中小三樣銃又有震天雷等砲又
亂後散失殆盡自天兵攻破平壤倭賊以大砲攻城其
類有大將軍佛狼機神威砲子母等砲火箭百子銃皆
其利器而為銃則得於倭陣者為多遂令匠人依樣鑄
造因記其造法放法藏于寺中以示諸人庶幾於緩急
之際各得其力而不迷於所用云

記火砲之始

火砲不知始於何時竝濟大學衍義補以為火藥藏銅鐵中點放始於近世而至云云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是瓊山以火砲出於前代已久而盛於蒙古宋史載元人攻汴京有所謂攅竹砲震天雷等具是非火砲而何哉至於攻襄陽時以大石為砲所擊無不摧碎世謂之襄陽礮而瓊山以為故攙發之非用火藥亦未知何所據而云也我國龜州之戰元兵及城內皆用砲車飛石亦恐與瓊山所論襄陽礮相類而今亦無傳其制甚可惜也紀效新書有六合砲其制以木六片相鏤為之用以摧破墻壁舟艦而未詳其制造之法癸巳甲午間唐將戚金乃戚繼光親姪自言曉解其制余請教之既成而試之炸裂不堪用欲更造而未幾戚西去未果其後又得新書子母砲之制於戰用尤闕余令軍器寺主簿李自海鑄之而余自出己意增損其法與我國所用飛擊震天雷相類而尤便利識為制勝之良具國家如有意於戰守則此制不可不講又按我國李無火藥前朝末有唐商李元船到開城禮成江寄寓於軍器監崔茂宣奴家茂宣令其奴厚遇之李元教以煮焰硝法我國之有火藥自茂宣始於是倭犯珍島鄭地船載火砲攻之賊大敗而去地自言平生遇敵多矣未有如今日之快是

時烟硝甚貴國初軍器寺只有火藥六斤後逐年加備
壬辰變前軍器庫有火藥二萬七千斤及賊入京城中
之民先焚軍器寺與他器械一夕煨燼癸巳　大駕還
都稍稍措備有一萬餘斤及蔚山之役取用幾盡云

記開王廟

余往年赴燕都自遼東至　帝京數千里名城大邑及閭
閻衆盛處無不立廟宇以祀漢將壽亭侯關公至於人
家亦私設畫像掛壁置香火其前飲食必祭凡有事必
祈禱官員新赴任者齋宿謁廟甚肅虔余怪之問於人
不獨北方為然在在如此遍於天下云萬曆壬辰我國
為倭賊所侵國幾亡　天朝發兵救之連六七載未已
丁酉冬天將合諸營兵進攻蔚山賊壘不利戊戌正月
初四日退師有遊擊將軍陳寅力戰中賊丸戴還漢都
調病迺於所寓崇禮門外山麓創起廟堂一座中設神
像以奉關王諸將揚鑣理以下各出銀兩助其費我國
亦以銀兩助之廟成　王亦賜觀一入來與備邊司諸僚
遣　駕詣廟之左塾二入請入參拜皆曰為南來神助却
聞等盡過廟之右塾二入請入參拜皆曰為南來神助却
然如生自是諸將過
賊五月十三日大祭廟中云是關王生日若有靈風之
異則神至云云是日天氣清朗午後黑雲四起大風自西
赴來雷雨並作有頃而止衆人皆喜曰王神下臨矣既

而又於嶺南之南星州二邑建廟安東則謂右為儀星
州土甚瘠而星州其民者靈異之跡云不幾使文尚閣白平虜
吉死倭諸酋悉皆撤去其亦理之難測者也豈偶然耶
昔苻堅入寇晉謝安以雄節旗鼓籌於將士文爾謝玄
以八萬倫師勝強秦六十萬如入無人山草木風聲鶴唳
說者皆以為神助況關王以英雄剛大之氣其扶正討
賊之志貫萬古如一日死而不滅安知無神應耶嗚呼
烈哉京師廟前立二長竿懸兩旗一書協天大帝一書
威震華夷字大如斗風飄拂半空遠近皆仰而見之
其崇嚴亦 皇朝所追崇云可見其尊崇之至也

中江開市

開市於鴨綠中江時饑荒日甚餓莩滿野公私蓄積蕩
然賑救無策余請移咨遼東開市中江以通貿易中原
亦知我國饑甚奏聞許之於是遼左米穀多流出於我
國平安道之民先受其利京城之民亦以船路相通數
年之間賴此全活者不計其數蓋其時我國綿布一疋
直皮穀不滿一斗而中江直米二十餘斗其用銀銅水
鐵者尤得十倍之利始知古人以通商為荒政之要良
有以也

揀閱軍器

上自卽位以後 聖心每惓惓於戎備年年發遣 御
史于諸道揀閱軍器始無虛歲而奉行者失其要旨至

嚴奇立威郡邑騷然競治槍刀弓箭羅列于前以求能名往往多蒙擢拔而於軍民利病操練得失將帥能否地形險易未嘗一問及焉先是各邑武庫皆在於客舍之外至是守令之要譽者新造於東軒庭內正與上房相對盛加丹雘窓户玲瓏刻畫見之如神不數年轉相效慕無不然矣聞慶縣監許錦士人也余自京下鄉宿其縣坐慶雲樓見新造軍器亦在樓東丹彩照耀而敝樓之東南眺望多碍無復舊時之勝余笑謂許曰君亦為此事殊非平日所望也許有愧色嗚呼軍政之修有本末緩急本之不圖而但事器械雖有堅甲利刃其誰用之然則事未至而先戒者　聖智之獨見也為其未

而失其本群臣之不善奉行也噫

記亂後事

壬辰四月三十日　車駕出城亂民先焚掌隷院刑曹蓋以二局公私奴婢文籍所在也又入內帑庫搶掠金帛焚景福宮昌德宮昌慶宮無一遺者歷代寶玩及文武樓弘文館所藏書籍春秋館各朝實錄他庫所藏前朝史草承政院日記皆灰燼又焚　王子臨海君宅兵曹判書洪汝諄家皆不待賊至而為我民所焚賊既入城京師之民皆奔避未久稍稍還入坊里市肆皆滿與賊相雜販賣賊守城門令我民帶賊帖者不禁出入於是民盡受賊帖服役於賊無敢違拒亦有媚賊相詬嚮

適作惡者如有謀議殺賊者輒為其民所告燒殺於鍾樓前及崇禮門外極其慘酷以示威嚇髏白骨堆積其下賊初入城獨宮闕燒盡而公私廬舍擩完其將平秀家館於 宗廟夜間多怪倭卒之止其內者往往暴死人言此朝鮮 宗廟有神靈不可久處秀家懼移寓小公主宅而焚 宗廟正月天兵復平壤平行長等奔還疑我民為內應設詐一夜盡焚城內家舍殺人民殆盡存者無幾惟南山下一帶倭人所接處頗得全有吏全守者隨余在安州留其妻子城中十二月余聞提督兵出語之曰天兵蕩滅平壤則餘賊必奔還京城泄憤肆毒屠盡遺民汝須憑偵探人入京者戒汝家屬速避可免適禁軍崔閏元以朝命往探京中過安州全守密書遺其家屬使速出江華得免於死明年四月賊出城而因饑餓癘疫死者又十八九蓋其生民一大厄會雖人事之失有以致之亦數也數年前熒惑犯積尸氣宰有此禍又有溪城判尹任說者建議京城外四山之蘇民多侵耕等土為小堺以限之自東小門始過崇仁門水口門至南伐原羅列無數塋之 畾畾纍然如叢塚見者以為非吉兆等堺未畢而遇兵亂癸巳甲午間飢死病死者皆曳棄於城東有平安道僧數人具 蘇斲備鍾收瘞骸多作大坎而瘞之悉在城東人以為等堺之應亦可

淨土僧殺賊

淨土寺僧人殺賊事可笑時賊入擾京城每日散出掠城外淨土在城西二十里賊往來既多因與寺僧相熟不疑高陽人李山輝教寺僧設策殺賊曰如此如此一日有四僕到寺寺僧依然出迎引入堂上布席而坐之奔走作飯僕以為待之厚甚喜飯熟僧四人奉盤甫恭而進之老僧一人主席對坐勸食倭坦慢不疑食畢呼湯水時僧已熾火沸湯令極熱如火四僧以大瓢滿斟以進倭各持飯缽仰視雙水僧一時以湯水潑澆其面賊皆仆地諸僧以木推擊殺之視之目睛皆爛曳出寺外埋之時賊入村落苟有財殺者餘賊歸報必大出報復是日擒四賊來而俱死無兒者故遂無事

莫佐里坪

余年十六七當嘉靖丁巳戊午間隨先君在義州與州人朱應房獨孤行等遊二人每言州自古有相傳謠語云莫佐里坪盡為江水所破當有白馬持軍從馬耳山來莫佐里坪乃州西城外大野城中人耕種處直接磯山墜而馬耳山與統軍亭相對漢地畧也其後鴨綠江水漸漸南移食巨野幾盡至壬辰義順館門前為渡口唐將李提督率大軍渡江其言驗其亦怪甚矣

記異

癸卯春京江露梁有大石自水中起立於岸上他石上

又黃海道豐川海中有石沉在水底一日移立於他石上又江原道襄陽洛山寺下有二石自海中來閣於岸石上又慶尚道慶州慈仁縣有石起行數十步其起時衆皆見之曲折往復如人撰殊可怪不知其為何變又咸鏡道海水赤濁膠粘不利行舟以水煮鹽亦腥不可食自北而東至江原道通川襄陽而止凡七月又京中西江人一夜相驚多奔避山谷或有搬移東西過江者問其由以為夜中有兵馬厮殺之聲自京城而來聞者傳相驚駭疑有變如此其後人疑南關王廟神靈所為云人心之不定類此

雜記

閏九月十七日前坡州牧使許澂因事南遊過余河上為余言變初事辛卯許坵吏文學官隨　聖節使金應南赴京時通信使始回得倭聲息朝廷移咨禮部報變既入上國累所經一路見人往往指點耳語無親信意景色異前到山海關關下人皆大罵汝國與倭同叛何故來耶同行唐陵君洪純彥老譯解事嘉靖丁卯許閣老國來我國純彥為通行通事與閣老舍人俞深最熟至是使臣慶懼與洪議使洪裁密書抵深陳本國事情俾達於閣老密購入先送既而行到通州路上望見一人坐高阜以手招之唐陵與澂馳赴之乃俞深也深言近福建等處皆奏汝國造倭欲犯順論議藉藉閣老獨

力保之以為心無此理且言朝鮮節使今旦至必有報
變文字如無則果可疑也科道官或欲上本待汝國使
臣至請鞫問者閣老云事不可知而先鞫使臣非柔遠
之道以此論議少寢特待汝國報變與否而處之矣今
得書閣老亦甚喜使我先報路中故來言訖恐傍人看
覷疾馳不顧而去及到京呈咨文於禮部侍郎韓世能
亦壬申間來使我國者也以手書諭使臣云　皇上覽
本國咨甚嘉悅備葷必有恩賞臨還使臣拜辭受宴於
光祿寺宴罷有中官自內出以　皇帝命引一行入會
極門門在皇極殿內其內有太液池外人所不敢到望
見袍帶內官三三五五調馬往來意態閒雅絕似常時

盼見畫圖內官出酒饌供給令醉飽蓋異數也因降勅
褒諭賞白金紵絲彩段使臣賞賜亦例外加等明年壬
辰癸又從使中點赴京在玉河館聞倭已犯本國　車
駕西巡矣時　皇朝論議不同大槩有三其一請堅守
鴨綠以觀其變其一云虜狡相攻中國不必救當守鴨
綠而出勁兵渡江糧武備修與部尚書石星力言朝鮮
不可不救且請先賜寶器火藥藥敵之具科道官上本
以為軍器火藥禁賜外國乃　高皇帝法不可違也尚
書力爭曰所謂外國羈縻疏遠其成敗不關於中國者
也朝鮮事同內服如使倭整居朝鮮倭犯遼東以及山
海則京師震動此迺腹心之憂豈可以常例論假使

高皇帝在今日必賜無疑於是議遂定先發二支兵讓
國王又賜犒軍銀三萬兩皆石公力也澈又曰石尚
書身長八九尺容貌絶人望之有德氣眼光炯然對使
臣言本國事往往流涕其誠懇如此使此時主兵之地
無此人而異論乘之則我國之事危亦甚矣功成而身
不保惜哉因相與歎息

訓鍊都監

癸巳十月　車駕還都交燼之餘荆棘滿城重以癘疫
飢饉一死者相枕於路積屍於東大門外高與城齊（一本有平）
（安道階數葦自養清都下積死屍出城外東積三處大門外五間水口積屍與城平者數三處）
近人相食有死者頃刻屠割血肉狼籍　上駕幸龍山

倉出倉穀散給坊民穀少民多僅得升合又減　御供
米以賑之置東西賑濟場猶不能救萬一外方尤甚處
處盜起楊州有劉賊李能水利川有玄蕃之患清道逆亂
繼作時　命設都監鍊兵以余爲都提調令盡結人二丁招募（一本有平）
（安道階數葦自養清都下積死屍出城外東積三處大門外五間水口積屍與城平者數三處）
米一千石爲糧日給人一升上精徵以穀少不能給欲限之法直一三石今應募
者先學試力又令超越土墻一丈許能登入不能者
拒之人皆飢困無氣中格者十之一二或有在都監門
外求試不得顛仆而餓死者不久得數千人教鳥銃鏡
刀之技立哨官把總以領之分布要害處中元有
事以此處衛民心稍有時又以江水則楊州利川賊孽

將合為患滋大適黃海僧軍一百餘人三部監欲鍊習啓
請以還應是為京畿防禦使率領出龍津自是東路
始通而盜賊稍息既而備邊司移文令賊中自相捕告
者免罪論賞楊州賊黨聞之斬李能水來降玄夢懼而
逃又令京畿監司柳根聚民作市設木柵以備盜賊亦
使行旅得止宿其春移江原道兩湖穀種募黃海平安
牛隻散給之根至誠勞來甲午秋穀熟人死者漸稀乙
未大熟流民太半還集矣先是余上劄請措置軍粮益
募兵滿一萬於京城置五營營各隸二千每年半留城
中鍊習半出城外擇關曠肥饒之地為屯田輪環督代
數年之後兵食之源益厚而根本固矣　上下其議兵

曹系卽舉行卒無見效識者恨之

倭知用兵

兵法有正有奇然為將者如不知用奇而但出於正道
則每舉而每敗凡兵陣分部必有中前後左右故前者
當敵則左右為兩翼而繞敵之後中與後又協力而救
前為首尾相救之勢此奇正之大法也召村察訪李著
慶故相陽元之子壬辰隨其父多在楊州抱川之境屢
見倭陣凡分軍必為五一陣當敵後二陣張左右翼圍
統之左右兩頭遇敵則又後二陣繞出其外常使我軍
在其圍中而使之目眩心怯故不戰而先自潰散到處
用此術以取勝而我國之將終不悟每聚軍一處俱進

取敗此倭知用兵之法而我將則不知故也此一款著
慶在備邊司為余言又降倭一人在訓鍊都監使之試
為其國陣法極簡易以見在軍人分而為三為三疊陣
成行列立前一行持旗幟中行持鳥銃後行持短兵遇
敵則前行持旗幟者兩邊分開而為圍抱之狀中行持
鳥銃者一時俱發衝賊陣敵多為鳥銃所傷陣動而又
見左右已有圍兵必遁走於是後行持擐劒者從後追
擊肆其斬刈云此雖非古法而亦要術也兵無常勢惟
主於勝敵而已昔武穆亦云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
之妙存乎一心若無運用之心而惟層層於古法則其
予為趙括者幾希矣并記之欲以貽後日之為將者

詹認

有詹認者被虜八日本久不得返遇中原浙江人某因
與相熟其人慇懃心事謀脫向百計遂自日本逃至福
建認頗解文識字處處開朝鮮士子從日本逃來待之
甚勤引與遊觀諸廟遷延入武夷山第五曲有朱子書
院院中學徒數百餘皆自稱諸生講學行禮學規
甚嚴晨起擊鍾論坐一分鍾相揖歌鹿鳴日以為常今認同參講席
日晚迺夕又相揖歌鹿鳴日以為常今認同參講席
幾數月臨別諸生各為歌詩以贈之且云聞朝鮮以為
中原尚陸子實未然陸學聞有尚著如此處尊崇聖賢
之學須以斯見歸語朝鮮云其地廬山金山寺西湖林

通所居無子縱觀過魯拜孔廟入北京簽還可謂極天下之奇觀已樂察訪安崇倫為余言之

記古錢

甲辰六月十二日雨河濱亞岸七月初六日雷雨仰見於江岸上得古錢一枚字畫漫滅諦視之有崇寧通寶四字通宋徽宗時物去今五百餘年當時萬事雲消烟滅而不意此物尚存令人摩挲有石鼓之感

倭不知兵

昔張叔夜言女真不知兵嘗有孫臏深入而能善其歸者此即王尼之勢也平行長驅以數千疲擾平壤半歲沿途連營不過一二百兩邊皆我人若能出奇橫截則後路既斷而平壤之賊自退矣當時已有此意撫機不決坐失事會可歎也已

記聞

金致中字靜而兵滅人壬辰之亂衆鄉之欲禦賊為賊所襲登家前絕而復知不免自預死○金櫽祥字時伯壬辰之亂亦參於欲擊賊遇賊于路中為所執奮罵不屈賊怒亂刃斫之壯死罵不絕口

秦氏在室未嫁壬辰之變為賊所執力弱不能拒被污還家沐浴更衣哭家人語其故以諺書寫其情繫衣帶從容自縊而死

已上比旨安東人鄭景成云

忠州生員金鐵壽遇賊奮罵與妻妾子女皆不屈死之